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六十六回 韓寨主聞信訪胞妹 蕭可龍會兵搶蘇州

詩曰：東馬南狐史具存，要將讒語誣朝昏。雌雄雞已祠秦闕，內外蛇還鬥鄭門。

行處螭螭仍化羽，夢中蝴蝶與招魂。

空花幻影憑誰解，待向通人細討論。

二寨主叫那個嘍兵開張廣太的膛，刀尖方要入前胸，後邊來了一支袖箭，正中那嘍兵的手腕子上，「撲撲」的一聲，是那支箭中在手上，鮮血直流，是那嘍兵的手流了血了，把那牛耳尖刀也扔了。二寨主回頭一看，見是大寨主，不由無名火起，說：「大哥，你屢次要救張廣太，是所因何故？」原來這位大寨主姓謝，名祿，別號人稱賽展雄，原籍是天津府滄州人氏，乃是大盜韓成公的門徒。自幼父母雙亡，從師學藝，練會了拳腳、棍棒。因為韓成公被害之後，他逃走外省，到了此處山口。這山名青龍山丹鳳嶺，有一個山賊，名叫金四虎，帶著有五百多嘍兵下山，打劫過往客官，正遇謝祿，二人一交手，金四虎被謝祿一鏢打死，過來了好幾個嘍兵頭目，說：「寨主已死，這位英雄本領甚好，就請為本山之主！」大家跪倒，請謝祿上山。謝祿也是沒有甚麼准住處，何妨暫在此山下住，耐等時來，再為打算。就上山查點倉庫軍裝、嘍兵的花名冊。在山寨三天，就傳下一支令，說：「頭一件，不准搶奪婦女；第二件，不准進近山的村莊，欺負人家。」每日傳授這些嘍兵練刀槍、棍棒，住了三年有餘。這一日，他二師弟韓虎找他來啦，接到山寨擺酒，二人提起昔年之事，問韓虎說：「你大哥韓龍與師妹韓紅玉現在哪裡？」韓虎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我大哥韓龍是那年在滄州河口，帶著些個綠林的英雄，在河口截搶一隻官船，那船上有一個人甚是勇猛，自通他姓張，行三，把我大哥殺死。我後來一訪問，那姓張的是武清縣西河務的人，名叫張廣太，跟的是上海道台哈紅阿。我要替我哥哥報仇雪恨，我找到上海，又聽說是他升往外省去了。我訪問妹妹紅玉，並不知下落。因此我在各處雲遊，一則尋找小妹的下落；二則找仇人，我要替兄長報仇雪恨。今天得遇兄台，也是三生有幸。」謝祿也把自己別後的事情說了一回，就留他在此青龍山為二寨主。

今天是二人聽說是天地會反了，二人下山探聽探聽賊的糧台在於何處，他二人打算著要搶賊的糧草。二人分兩路哨探去了，正遇下雨，二寨主回到清見堡，遇見了張廣太，也是冤家對頭窄路相逢，他正要殺，謝祿也趕到，拿至山寨。謝祿實心要救張廣太，無奈他又不肯得罪師弟，故此躲在後面，聽見那李貴、鄒忠說：「咱哥兒倆不想今朝死在這裡。」李貴說：「二弟，你不必胡思，念你我與三弟今天被山賊所害，咱們這一點靈魂不散，給咱們弟媳托一個夢，他兩個人俱是全身的本事。胡氏弟媳，他兄長現任保定府協台胡忠孝；那韓氏弟媳，他娘家是滄州人氏，他父親韓成公被殺，他還有兩個兄長，我常聽他對我說，一個叫金睛太歲韓龍，一個叫藍面天王韓虎。」這賽展雄一聽，說：「不好！」進了屋子，說：「你二人方才說的是些個什麼？再照樣說一回，我聽聽。」李貴知道這大寨主是一個好人，又把與鄒爺方才說的話說了一回。謝寨主問說：「你等果然知道韓紅玉是張廣太之妻嗎？」那李爺說：「一點不假。」謝祿說：「既然不假，何人為媒？何人給他們辦事？」李貴又把張廣太當年之事說了一回。謝祿轉身望外就走，方一到前廳，只見那個嘍兵在那裡用刀要刺張廣太的前胸。謝祿是急啦，說話也來不及，乃掏出一支鏢，照著那個嘍兵就是一袖箭，正中那個嘍兵的手上。二寨主衝衝大怒，說：「好一個謝祿！屢次攔阻於我，是所因何故？」

過來就要與謝爺動手。謝祿說：「你不必著急，我有話與你說。咱們老人家就留下你兄弟二人，還有別人沒有？」韓虎說：「還有我那命苦的妹妹韓紅玉，不知他現在哪裡？」謝祿說：「就是張三夫人之妻。」韓虎說：「你怎麼罵我呀？我妹妹焉能給他為妻！」謝祿說：「你不信，你到江蘇水師營的協台衙門就見著了。」韓虎說：「來人！給我備馬，天也黑了，我去那裡訪問訪問再說。可不准把張廣太給放了！」那被袖箭打的嘍兵也就過來說：「二寨主交給我看他，萬也走不了他！」

韓虎上馬，下山奔副將衙門去。走了有一夜，天色大亮，到了副將衙門以外，見有兩個老門軍坐在那裡說閒話。那個年邁的門軍說：「老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今年六十二歲，在營內有三十多年，也沒有瞧著今年這樣亂。」韓虎過去說：「二位，這裡是副將衙門，裡面有一位夫人韓紅玉嗎？」那個老門軍一瞧他長的五短身材，藍臉膛；穿著一身青，拉著一匹馬，說話很楞。見他一問，這兩個回頭一瞧姜玉來了，說：「你問那位吧。」韓虎一瞧姜玉，穿著青洋綢大衫，青緞靴子；淡黃臉膛，蛤蟆嘴，一臉酒糟刺。韓虎一瞧，說：「你知道這是張廣太的衙門？我問你，韓紅玉在這裡嗎？」姜玉一聽，氣往上衝，過去照著那個韓虎臉上就是一掌。韓虎也沒有防備，正打在鼻子上，鮮血流出來了。姜小爺罵道：「不要臉的東西！這還了得，滿嘴胡說的都是什麼話！」韓虎過來揮拳就要打，那兩個老門軍過來說：「朋友，且慢著，你問這話是因何而起？大清早晨的，你就這樣滿嘴裡胡說，提我們大人與夫人的名姓，你還講打哪？」韓虎說：「我來找我妹妹韓氏紅玉。」姜小爺一聽，說：「原來是韓大舅，我不知道，你別怪我。我進裡面去稟報一聲，叫裡邊我三孀母也喜歡喜歡。你可別走，我進去回稟去。」

姜玉進去，裡邊韓氏夫人與胡氏夫人方才梳妝完畢，正在那裡吃茶。見姜玉笑嘻嘻的說：「二位孀母，我方才到外邊遇到親戚啦！我韓舅舅來在衙門外，他說話也有點粗魯，我們兩個還鬧起來了。後來有人勸開，我一問，方知道是韓舅舅到了。」韓氏又細問了一遍，說：「你快出去，有請！聽你說，許是你二舅來啦。」姜玉出來說：「韓二舅，裡邊有請！」韓虎跟著姜玉進去，到了裡邊，是上房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。從上房內，韓氏、胡氏二位夫人出來迎接，還有四五個老媽兒跟隨。韓紅玉一瞧二哥，自從家中分手，天南地北，音信不通。這韓虎他又是一個粗魯人，兄妹見面，痛哭一場。讓到屋內落座，老媽倒過茶來。

韓紅玉說了自己分手的那些苦處，又問說：「二哥，你當年在哪裡哪？」

幹什麼為生？我大哥他在哪裡哪？」韓虎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我當時你別管我作什麼，大哥是被人家給殺了，我也不能報仇。」韓氏夫人一聽，不由有氣，說：「二哥你還是英雄男子漢，連自己哥哥的仇都不能報了？你告訴我，我必要替大哥報仇雪恨！」韓虎一擺手，說：「不成！此時這仇人我倒拿住了，有心要報仇，無奈我一見賢妹你，我就不能給哥哥報仇啦！」韓紅玉一聽，說：「二哥，你說這話，我真不明白，你到底說是誰呀？」韓虎說：「你問，你也是白問。」韓氏紅玉說：「我倒問問是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你不成，還有我哪！拿住那害我哥哥的，非把他碎屍萬段，方除我胸中之氣！」韓虎說：「你當真要問？就是巡河副將張廣太，把你我哥哥給殺在滄州河口。」韓紅玉一聽，把臉一紅，他心中說：「那可殺不的！」自己楞了半天，說：「自願咱們說話，我也沒給你們引見引見，那是我的胡氏姐姐，這是我二哥。」胡賽花道了一個「萬福」，韓虎還了一個揖。他自己也不多說話，胡氏夫人問了幾句閒話。他站起來要走，韓氏說：「何必忙，吃完了早飯再走吧。」韓虎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必細說，那張廣太還在我山寨內紮著呢。我在清風堡店內拿的他。我要走了。」說完了話，站起身來望外就走，姜小爺說：「跟你去吧！」韓虎也沒聽見，到了外邊，把自己那一匹馬拉過來，上馬就走。

到了山寨，見裡面大家正在那吃酒之際，張廣太在上座。他原來是他昨夜晚上走了之時，大寨主把張三大人就放下來，又叫人去把鄒、李二人放下來，也把那二十名官兵放下來，大家吃酒。謝祿自通名姓，說：「張三大人，我二弟他是個粗魯人，不必與他一般見識，凡事都看在我的面上。再說，咱們也是這樣親戚，不知不罪。」廣太說：「大哥，我方才多蒙護庇，今已然都知道是親戚了。這事也不怨韓二寨主。我當初未得時之時，跟哈四大人在滄州，不錯，是殺了一伙水寇，我也不知是誰。今日來到此處，我不想遇見此事。」大家喝完了酒，天已有三更時分，大家安歇睡覺。

次日天明起來，廣太要走，謝祿說：「大人再少屈片刻。吃完了早飯，再等著我二弟回來，我與他商議商議，帶著我們這山寨之眾，求大人收用，這就改邪歸正。」張廣太說：「此事甚好。國家正在用人之際，你二人也得個出身進之道。我可不是統兵的大帥，我們馬成龍大哥管理這馬步軍隊，我是奉命來到此處探賊，只因昨天下起雨來，我在清風堡店內遇見你們，我還未去探賊。那教匪賊人營紮在何處？還有多少賊兵？」謝祿說：「大人不必惦念。我派一個頭目帶本山二十個人，去哨探天地會八卦教的

虛實，回來報你我知道就是。」探馬走後，他與廣太三人，連他四個人喝著酒。天有日色西斜之時，只見韓虎進來一瞧，謝祿說：「二弟，還不給三大人賠罪嗎？」韓虎說：「張大人，咱們都是親戚，不必念那昨天之事。」謝祿把要歸降、帶嘍兵去打賊的話說了。韓虎很願意，他又給張廣太賠了罪。張三大人說：「二哥，咱們既往不咎，喝酒吧！」正喝著酒，探兵來報說：「安天壽又添了九萬兵，又來了一個帶兵的頭目，叫急先鋒蕭可龍。」廣太說：「咱們走吧，回歸大營」二位寨主放火燒了山寨，帶領八百嘍兵，跟著張廣太一直的奔泥金崗去了。